



时代阅读经典文库

西方的没落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 著

张兰平 / 译

(下)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Oswald Spengler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西方的没落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 著

张兰平 / 译

(下)

—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
Oswald Spengler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的没落 / (德) 斯宾格勒 (Spengler, O.) 著; 张兰平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6

(时代阅读经典文库)

ISBN 978-7-212-05290-4

I. ①西…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历史哲学 IV. ①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3653 号

书名: 西方的没落

作者: (德)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曾丽

责任编辑: 武学 王燕南

责任校对: 王燕南

责任印制: 范玉洁

装帧设计: 程慧 祝志霞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6769, 010-64264185 转 8067 (传真)

印刷: 北京亚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010) 5289177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1

字数: 49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290-4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 O N T E N T S 目录

出版说明	1
译者序	1
第一章 起源与景观	1
(甲) 宇宙和小宇宙	3
第二章 起源与景观	27
(乙) 高级文化的类型	29
第三章 起源与景观	71
(丙) 文化之间的关系	73
第四章 城市与民族	113
(甲) 城市的心灵	115
第五章 城市与民族	147
(乙) 民族、种族、语言	149
第六章 城市与民族	205
(丙) 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	207

第七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243
(甲) 历史上的假晶现象	245
第八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297
(乙) 枚斋的心灵	299
第九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339
(丙) 毕达哥拉斯、穆罕默德、克伦威尔	341
第十章 国 家	423
(甲) 等级问题——贵族和僧侣	425
第十一章 国 家	469
(乙) 国家与历史	471
第十二章 国 家	565
(丙) 政治的哲学	567
第十三章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	601
(甲) 货 币	603
第十四章 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	635
(乙) 机 器	637





第八章

有关阿拉伯文化的各项问题



展示在枚斋的醒觉意识之前的世界，具有一种能够称其为“洞窟式”的伸张。但对于西方人士来说，在一种关于枚斋“空间”含义的暗示以外，再去表达更多的东西是很困难的。

（乙）枚斋的心灵

展示在枚斋的醒觉意识之前的世界，具有一种能够称其为洞窟式的伸张，但对于西方人士来说，要想从他的词汇里挑选出任何词，在一种关于枚斋“空间”含义的暗示以外，再去表达更多的东西是很困难的。由于“空间”一词的含义对于两大文化在理解上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洞窟式的世界既区别于那热情而又传播广远的浮士德式的广阔无边的世界，又区别于那古典的作为有形物体总和的世界。哥白尼的太阳系——地球在它的中间就如同是消失了一样——对于阿拉伯思想而言，必定认为是疯了而且犹如儿戏。西方教会在反对这种与耶稣的世界感情极不相容的想法时，是绝对正确的，而那为波斯人、犹太人、假晶现象地区居民和伊斯兰教徒所深信不疑而当做理所当然的迦勒底洞天星象学，却只是在经过一个关于它的空间的基本概念的重新评价过程之后，才被少数深懂它的希腊本地人所接受的。

大宇宙和小宇宙（等于醒觉意识）之间的紧张在各种文化的世界图景上引起了在象征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进一步的对立。一个人

的所有感觉或者理解，信仰或者知识都是成形于一种最初的对立，这种对立让它们不但成为个体的活动，而且成为集体的表现。在古典世界，普遍支配着醒觉意识的对立是物质与形式之间的对立；在西方世界，却是力量与体积的对立。对于前者，这种紧张消失在微小及特殊之中，对于后者，它置身在工作的特点之内。在另一方面，在洞窟式的世界里，它坚持纵横往复地摇摆于不稳定的斗争之中，因此演变成“闪米特人”的原始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充斥于枚斋世界里，虽然具有上千种的形式，却全都是一样。光明照耀于洞天，而且同黑暗搏斗（《约翰福音》第1章第5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两者都是枚斋的物质。天与地，一上一下成为具有实体却又互相战斗的力量。然而这种最原始的感觉中的极性和那种经过提炼和鉴别的理解中的极性，例如善与恶，上帝与撒旦，混淆起来了。死亡对于《约翰福音》的作者和对于严肃的穆斯林来说，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种事物，是一种与生的力量争夺对于人的占有权的死的力量。

但是，比任何这些更加重要的是神灵与心灵之间的对立（希伯来文中的罗阿克Ruach与乃斐施Nephesh；波斯文中的ahu与urvan；曼第安教中的monuhmed与gyan；希腊文中的pneuma与psyche）。这种对立最初来自预言式的宗教的基本情感，然后弥漫在整个的《启示录》之中，最后则构成并且支配了醒觉文化的世界沉思（比如斐洛、保罗和柏罗提那，诺斯替教派和曼第安教派，奥古斯丁和《阿维斯塔经》，伊斯兰教和犹太神秘哲学等）。罗阿克的原意是“风”，而乃斐施却是“呼吸”。乃斐施或多或少地与肉体及世俗、低下、邪恶、黑暗相联系。其努力是“向上”的。罗阿克属于神圣，属于高尚，属于光明。当它下降时，它对人的影响是参孙式的英雄、以色列

先知以利亚的圣怒、法官（通过裁决的所罗门）的开明以及各种的占卜和神游。它是被倾注而下的。依据《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弥赛亚成为罗阿克的化身。斐洛及伊斯兰神学都将人类划分为降世的心灵以及降世的圣灵（“选民”——这一概念完全适用于洞窟式世界和定数观点）。雅各^①的全部子孙都是圣灵。对于保罗而言（《哥林多前书》第15章）耶稣复活的意义在于一个心灵的和一个圣灵的肉体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对于他和斐洛与《巴鲁书》的作者而言，都是同天和地、光明和黑暗的对立相吻合的。保罗认为救主是天上的圣灵。在《约翰福音》中，他作为逻戈斯而同光明相混淆，在新柏拉图学派之中，他以努斯而出现；而在古典的名词学中，则作为太一（All-One）和物质相对立。保罗和斐洛依照他们古典的（也就是西方的）概念的标准，将灵魂和肉体分别同善和恶等同起来。奥古斯丁，作为摩尼教徒并运用波斯与东方的区别根据，将灵魂和肉体归于一体作为天然之恶，同作为单一之善的上帝相对立，而且从这种对立之中探索到其神恩教义的根源，这种教义在伊斯兰教中也以相同的形式得到发展，尽管它与奥古斯丁完全无关。

然而灵魂实际上是抽象的实体，同时圣灵却是唯一且永恒不变的。人拥有一个灵魂，然而他仅仅是分领了光明与善的精神。神灵降临到人的身上，因此将下界所有的个体与天上的唯一对应起来。这种统治着所有枚斋教人民的信仰和见解的原始情感是一种完全单纯的东西，不但对他们的世界观赋予了特点，而且令他们各种各样的信仰的实质与核心同所有其他各种人有所分别。这种文化，同上所述，就其特点来说，还是一种中介的文化，它本能够从其他多数文化中借用形

① 雅各：《旧约》中的人物，亚伯拉罕的孙子。

式和观点，但它没有这样做，而且在各方面的压力和吸引之下郑重保持其自身的内在的形式，这一事实证明它是一个横亘于差异之间的难以逾越的天堑。在巴比伦和埃及宗教的所有财富中，它所承认的不过是有限的几个人物而已；古典文化和印度文化，甚至是它们后来的文明——希腊化文化和佛教——歪曲它的表现形式达到假晶现象的程度，但是对于它的本质却从未曾接触。枚斋文化的全部宗教，从以赛亚和琐罗亚斯德的创始直到伊斯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内在的世界情感的单位。正如同在《阿维斯塔经》的信条中并不存在一丝毫婆罗门教的影子，在早期基督教中除去若干名称、形象及外表形式之外，不存在一丝古典的情感一样，这种耶稣的宗教也不曾有一点的痕迹被西方的日耳曼天主教所吸取，虽然整套的教义和仪式全都被照搬照抄过来。

浮士德式的人是一个“我”，在它最后的手段中得出自己的有关无限的结论，但阿波罗式的人，作为众体之中的一个“实体”，仅仅代表其自身；枚斋式的人，作为存在的精神类别，却不过是圣灵“我们”的一部分罢了，这种圣灵从上天降下来，对于个体信奉者都是唯一却又相同的。作为肉体以及灵魂，他属于他自己，但另外有些外来的并且较为高级的东西存在于其体内，令他凭借他全部的瞥见及醒悟成为一个一致中的成员。这种一致，作为上帝的派生物，虽然能够排除错误，但同时也排除了表现自我的任何可能性。真理对于他而言是与对于我们来说迥然不同的东西。任何我们建立于个人判断的认识论方法，对他而言是疯狂的和昏迷的，它的科学成果是恶魔的事业，这个恶魔曾经在真正的意旨及目的方面搅乱和欺骗了精神。这里存在着枚斋思想在它的洞天世界里的最后的，对于我们而言是无法捉摸的秘密——思考、相信和理解自我之不可能性是任何这些宗教本旨所固有

的假定。当古典人置身于众神之前如同一个人身安置于另一人身之前时，浮士德式的意志“自我”在其广阔的世界中感到自己面临着神祇，这种神祇也是浮士德式的，也有意志，处处都有应验。枚斋教神祇仅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无限而难识的威力，它倾施威怒或者恩赐，在它认为适宜的情况下，降身于黑暗之中或超拔灵魂到光明以内。个人意志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由于人的“意志”及“思想”并不是原始的，却是神祇对他的影响。从这种无论在人世经过何种变易、修饰或琢磨也仅是重新再现而不是本质变化的不可动摇的原始情感中必定会出现一个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人的想法，一个可以变苦难为幸福的人物的想法。所有的枚斋宗教都被这种思想联结起来，而且与任何其他文化的宗教相区别。

最广义的逻戈斯概念——枚斋教洞天的光明感的抽象，的确是枚斋式思想中这种感觉的相关物。其意思是自高不可及的上帝那里，圣灵、“圣子”，作为光明和善的荷载者而被释放出来，并同人类发生接触，提高它、影响它及拯救它。三种物质的特殊性与它们在宗教思想中的一致性并没有矛盾，它早已被预言式宗教所深知。阿胡拉玛兹达的光辉闪闪的灵魂便是圣子。（《阿维斯塔经》中主要内容为赞歌和祷词的《雅示特书》第13章31节）在最早的伽提之一里面，圣灵曾与恶灵谈论（见于《阿维斯塔经》中最古老的一部分——《雅斯纳书》第45章第2节）。同一思想贯穿在整个古犹太文学中。在整个阿拉米启示录中强力地涌现出来的，由迦勒底人创立的关于上帝与圣子分离以及马都克与那布（尼波神）对立的思想永远保持积极的状态而且富有创造力。通过斐洛和约翰，通过马桑和摩尼，它进入了《他勒目法典》的义旨之中，并从而进入犹太神秘哲学著作《耶希拉书》和《索哈书》之中，进入宗教会议和教会神学家著述之中，进入稍后的

《阿维斯塔经》中，而且最终进入伊斯兰教中。在伊斯兰教中，穆罕默德逐渐变成成为逻戈斯，而且作为这个流行广泛的宗教中的神秘地降临的、永存于世的穆罕默德，他就同基督的形象相混合了。这一概念对于枚斋教人士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甚至可以突破原始伊斯兰教严格的一神教结构，而令阿拉表现为圣言、圣灵和“穆罕默德的光明”。

对广泛流行的宗教来说，从创世以来最开始射出来的光明便是穆罕默德的光明，其形状是一只孔雀，“由白色珍珠构成”，而且有轻纱围绕。但孔雀是上帝的使者和原始灵魂的说法，曼第安派教徒早已相信，它是永生的象征，置于早期基督教徒的棺槨之上。照耀着肉体这个暗室的光芒四射的珍珠正是进入人体的圣灵，而且正如《多马行传》上的记载：被曼第安派教徒认作是物质。耶兹底人^①尊奉逻戈斯为孔雀及光明，他们仅次于得鲁斯人^②，一向最纯粹地保持了古代波斯教关于物质的三位一体的观念。

因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逻戈斯的概念可以远溯到光明的感觉，但枚斋的理解正是从此而来。枚斋人类的世界充满了神仙故事的感情。恶魔精怪威胁着人，天使仙灵却保护着人。这里存在护符、灵咒；存在神秘的土地、城郭、建筑、人物；存在秘密的文字、所罗门的印玺、哲人的点金石。在这些的上面都倾注着颤动的洞天的光明，因此，恶鬼的黑暗一直威胁着要将它吞噬掉。假如这种浪费文墨令读者感到惊奇的话，就请他想想耶稣曾经生活在这里，耶稣的教训也只是从这里开始才能获得理解的。《启示录》无非是一种化为悲剧力量的极端的寓言的幻象。在《以诺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上帝的

① 耶兹底人：亚美尼亚的“恶魔崇拜者”。

② 得鲁斯人：中东地区一个带有这种主义色彩的小宗教派别。

水晶宫、宝石山和对背叛的星宿的囚禁等。一样怪异的还有曼第安派的无法抗衡的整个观念世界，诺斯替派和摩尼教的观念世界，阿利振的体系和波斯教“奔达希经”中的形象。当这个伟大的富于幻想的时代过去之后，这些思想就流入传诵的诗歌以及无数宗教方面的稗官野史之中。有关这种野史，我们能够从关于耶稣童年的福音书，从《多马行传》和反保罗的《伪克利门丁书》中看到在基督教方面的范例。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是说亚伯拉罕铸造了犹太的三十块银币的事。另一个是关于“宝穴”的故事，它深深地压于高尔哥塔山下，堆积着天堂的金银财宝和亚当的骨骼。但丁的诗歌题材毕竟仅是诗而已，但这个却是绝对的现实，是这种人民世代代居住的唯一世界。这种感觉对于那些生活在而且具有动的世界图景的人们而言却是远不可及的。假如我们想要获得关于耶稣的内心生活怎样与我们不同的稍许了解的话——这对于那只要能够令这种内心生活成为他自己内心虔诚的接触点就可感觉到喜悦的西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艰苦的经历，假如我们要想发现为何目前只有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具有这种能力生动地去体验它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让自己沉溺于耶稣的这种世界景象的奇异因素中。而后，并且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浮士德式基督教从假晶现象教会的财富中所取得的是多么的少——对于它的世界情感是毫无裨益的，对于它的内在形式是少许，但对于它的概念及形象却非常之多。

二

对于枚斋的心灵说来，时间产生于地点。这里既非阿波罗式的执著于一点似的现时，也非浮士德式的朝向一个遥远的理想目标奋勇前进。“这里存在”（Here Being）具有一种不同的律动，于是，醒

觉的存在具有另外一种时间感觉，它是枚斋式空间的反概念。属于这一文化的人们，从穷苦的奴隶、搬运夫到先知及哈里发自身，感觉倒像是头顶上的定数似的那种原始的东西，并非一种无限制的、时光流逝永不再来的年代的飞驰，而是一种自从创世以来，人类存在必须在那里就其被指定的席位的、既经命定永不变更的“此日”的开端及终结。不仅世界空间，而且世界时间也是洞窟式的。因此而来的是纯粹枚斋式的必然之理：“万物各有‘一个’时间”，从救主的本源（他的时间被记录于古代经典之中），直到每日最琐碎的小事。”于是，浮士德式的整日为理想而奔波就成为毫无意义而且不可思议了。这里也存在着早期枚斋的（迦勒底例外）占星学的基础。这种占星学一样预先假定任何事物都对应于星辰，因此，科学推算出星体运行便可以推断尘世事物的进程。古典的神谕答复了那足以令阿波罗式的人觉得不安的唯一问题——未来事物的形式与“如何”。但是洞天世界的问题却是“何时”。假如我们未能抓住枚斋人这个首要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假设，那么，《启示录》的所有内容、耶稣的精神生活、客西马尼的苦难及从他死后兴起的巨大运动等就会是无法理解的了。当占星学向西流传逐步排挤神谕的时候，那就是古典心灵消亡的一个明确的征候。这个过渡阶段在塔西陀身上表现得再也清晰不过了，他的所有历史都是被他的世界图景的混乱及错杂所支配。首先，作为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他带来了古代城市神祇的权力；另外，作为一个有才智的世界市民，他将这种对于神祇的影响的信仰视同迷信；最后，作为一个斯多噶派（在当时斯多噶派的精神面貌已经变成枚斋式的），他谈及统治着人类命运的七星的权力。于是就发生了下述的事实：在以后的世纪里，时间自身作为命运的容器——是时间的穹隆，因为在各方面都受到局限，因此能够被内在的视力作为一个实体而被捉摸到——

被波斯的神秘主义当做光阴安置在上帝的光明之上，而且统治着善与恶的世界冲突。光阴派在公元438~457年间成为波斯的国教。

任何万物注定于星辰的信仰，从根本上令阿拉伯的文化突出地成为“纪元”的文化——是从某些被视为是上天有特殊用意的行为的事件开始计算时间的文化。首先一个最重要的是通用的阿拉米纪元，它伴随着神示的紧张的增长而开始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这就是“塞琉西纪元”。随之而来有许多其他的纪元，其中有萨巴纪元（大约公元前115年），有关它的开始我们不能确切知道；戴克里先纪元；犹太纪元，始自创世，由古犹太人议事会于公元346年传来；波斯纪元，始于萨珊王朝最后一个皇帝耶兹德葛即位的632年；回教纪元，它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最终替代了塞琉西纪元。在这个地域以外，有一些为了实际目的的单纯模仿，比如瓦罗的“自罗马建城始”；马桑派的纪元，开始于马桑与教会决裂的144年；基督徒的纪元，稍迟于公元500年时传入，以耶稣降生为开始。

世界历史是现存世界的图景，人们看到自己的家世、祖先以及子孙编织在这幅图景中，而且人们力求按照自己的世界感情去理解这幅图景。古典人的历史画面集中在自身于单纯的现在。其内容并非真正的生成，却是一个前景的存在加上一个被解释作为“黄金时代”的没有固定时间的神话构成的最终远景。但这个存在也无非是一个兴衰不定、祸福无常的五颜六色的摊子，一种盲目的“大约”，一种永远的变幻无常但又万变不离其宗，既没有方向，又没有目标，更没有“时间”。与之相反，洞天的情感需要一种能够考察的历史，包括世界的开始及终结，也就是人的开始及终结——这是具有巨大魔力的上帝的力量——而且在这些被法术所束缚于洞天界限中间和天命注定的时期之内的变化之中，包括光明与黑暗、天使和雅扎塔斯与恶神阿里曼、

撒旦和恶魔埃勃利斯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人、他的灵魂和精神都被卷进去。现存的洞天帝能够破灭而被一个新的创造替代。波斯—迦勒底的神示让人惊异地提供了一个关于这种世代的完整系列，而耶稣和他的时代则被估计位于现存世纪的末端。其结果形成一种直到现在仍被伊斯兰教视为自然的历史见解——对于固定时间的观察。“人们对于世界的观察自然地落在三个主要部分上面——世界的创始，世界的发展及世界的结局。对于具有深厚的伦理的感情的穆斯林而言，世界发展的基本内容是救世的历史及生活的道德方式，这些结合起来成为人的‘生活’。从这里进入世界的结局，它包含了对于人类的道德历史的处罚”。

然而，进一步讲，关于这种时间的感觉及关于这种空间的看法之间的争执，对于枚斋的人类存在而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信仰形式，这种形式，我们能够同样地安置于洞天的标志之下——一种毫无意志的服从，在这里不知道有何精神的“我”而只知道有精神的“我们”，这只是作为神圣的光明的反映而进入被赋予生命的肉体之中。阿拉伯语称之为“伊斯兰”（即顺从），然而这种伊斯兰却等于耶稣的情感通常形式，也与出现于这个文化之中的其他每个宗教上的卓越特殊人物所持有者相等同。古典的信仰是完全不一样的。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信仰，假如我们可以在精神方面从圣德利撒、路德和巴斯噶的信仰中抽出他们的自我——这个自我指使它自己反抗或者顺服于神圣的无限，甚或为神圣的无限所消灭——那便剩余不下什么东西了。浮士德式的原始的忏悔圣礼设想一个足以克制其自身的强有力而且自由的意志。但构成“伊斯兰”的却正是作为自由力量的自我在神圣面前的无能为力。任何夹带个人目的的甚或个人意见以和上帝的施为相抗拒的企图，都是“痴迷（masiga）”，即并不是邪恶的意愿，